



○金處和濬河築岸議

浦塘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于每年冬月水涸之時濬之使深築之使固或天時亢旱雖不至于大稔亦不至于全損今人往往于亢旱之際常使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興工又況浦塘河埭衆享其利若遇冬時修築圯岸以障水疏濬溝渠以蓄水其利豈不溥哉但近來役于官者當夫修治之際不爲堅久之謀徒勞民力略無

寸補今之治水必掄選通達水利者爲區長立冊在官俾之經管每季終赴官考其勤怠如此則事克有成民得安生矣

○曹胤儒東南水利議

江南之地浙西爲低浙西之水太湖滙之應鎮杭湖爲南北西之極高嘉常以次第而漸卑姑蘇居中松爲下流天目障萬峯于西岡身亘百里于東蓋江海之岸與山麓竝高所謂形如仰

盂非耶湖水積于中常若盂之形非藉江湖深駛何以通洩況渾潮日上日積港門日淤此東南水利有不容一日不講者而治之之法大抵有三所謂濬浦築圩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是議也范希文倡之趙霖踵而行之元有任仁發者亦云治東南水利無他濬河港必欲其深闊築圍岸必欲其高厚置閘竇必欲其衆多設遇水早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漢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晉迄唐宋治績彰明較著也以故東西號爲沃
區自元至今漫弗復省民窘財傷有繇然哉乃
我

明自夏公原吉始大治之逮及徐尚書貫徐尚書之
後李公充嗣呂公光洵宋公儀望海公瑞皆欲
建太平之道于東南甚盛心也呂宋疏上未行
呂公專治白茆吳淞夏駕次之海公專治吳淞
白茆次之李公功則未終海公最爲有見蓋自
夏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婁江一
時不爲無利然以全吳之水一婁江洩之似未
爲安今自海公開濬吳淞數十年間雖有水災
不爲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于師古者公其有
之其間諸公所行之事徐尚書頗爲詳當卽其
疏議有可按而覆者一時濬治俱有次第隘口
支川無不就理維時水患十去八九但有司迎
合惟圖目前而徐亦小就自畫不能爲轉身之

計舊制版閘淘河夫卒之設圍岸之築皆未全
備不過十二三年而諸浦復塞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過也今視徐公之得鑒徐公之失并
沃州呂公陽山宋公二疏劑量其間必有處矣
無已則其要有五焉其一高圩圍以固其防修
圩之利最爲經久之圖宋郊公僑議乞如練湖
大作隄防以櫃其水復于隄防四傍設爲斗門
水瀨卽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灤之水使不與
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岸無衝激之虞大旱之
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水田而旱田之溝
洫有車救之便

本朝沃州呂公光洵云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失
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業日蹙宜令民間如
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則田
畝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
水不得漫行田間而咸歸于港浦俾港浦之水

自高于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此之爲利亦有三其一岡壠之地岡水稍高可畝引而資灌溉其一屯水之區因堤旣立可畝履而施播種其一近海之港因水駛急可衝滌而去淤塞宋兩浙提舉趙霖亦云平江之地低于諸州唯高大圩岸方與諸州地形相等昔人築圩圍裏田非謂得以種植爾也將恃此以殺水勢耳但民無力爲之當官司借貸錢穀集得利之人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之中棄一畝取土爲岸取土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借貸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誠治積水之第一議也一時難興願以異日然終不可已其二開江河以導其壅近者海中丞之開吳淞也吳中之水視昔少減儒昨往上海見吳淞東段宋家橋真如港諸處舟行澀甚蓋千餘年來不爲疏濬其勢則然欲爲目前急

務莫若再開吳淞并治七浦白茆及今爲之功
尚易施也更緩之日將復一日儒甚慄焉吳淞
上流寶帶長橋一帶或焚牧其中或漁斷其上
及車坊漾諸咽噎之處是宜急治無疑白茆七
浦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湖水
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此二浦于長洲常熟
自西迤北地勢卑處滙爲陽城昆承等湖二浦
當諸湖之衝上承湖水入江海爲徑昔人以陽

城湖水經斜堰之地枝分七浦則白茆之流少
殺遂築斜堰使湖水皆入白茆而七浦漸塞是
且就堰或疏而爲碕或易而爲閘庶乎其可也
欲開二浦亦不可草草蓋江海之濱地形高于
腹內宋郊亶云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岡阜
隔絕其流禹乃鑿斷岡阜疏爲三江東入于海
震澤始定趙霖亦曰平江之地雖下于諸州而
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塌身塌身之狀又

與常州地形相等是垆身也起自福山圖山迤
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之間殆將三百餘里
儒嘗出太倉東門詣茜涇中間所謂腰菱站云
者誠如近白下之七里八岡昔人謂茜涇南北
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
治各江浦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于其
地面爲丈尺而不知以江湖之水面爲丈尺又
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往所謂倒行
而求及前人者也自古而患之久矣其三穿港
瀆以分其流卽蘇郡婁門至太倉茜涇通流之
水名曰婁江寔至和塘接劉家港之水而婁江
乘之以流耳其水自婁門至茜涇約一百六七
十里南北兩岸各有浦無慮三十餘處蘇郡齊
門北至常熟通流之水名爲元和塘約百餘里
東西兩岸各有涇亦無慮三十餘處舉二水觀
之所謂五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

塘非耶今其水多湮則湖江不分田疇失利不待中智而知者是宜修復古跡高大其岸交加綦布因而為圩以急而興自近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宋人所稱有不誣矣即至和元和二塘他可知也其四築壩堰以遏其衝大都太湖上流壩堰之處大者有三其一高淳之廣通三壩是也宋郊僑書曰今究水利必先于江寧治永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故跡決

入西江單鍔書曰繇宜興而西有五堰所以節

歛宜金陵九陽

即永陽

眾水俾西趨蕪湖後廢五

堰則水皆入于宜興之荆溪而下太湖東灌蘇

常湖

嘉興舊屬蘇州

三州矣今廣通等壩雖不知是五

堰故處與否而所溢之水即五堰所障之水也

西自蕪湖却入大江民誠便之自嘉靖四十年

一盜開之吳下不免墊溺今其禁不可不嚴也

溧陽等志有云中江一云永陽江又或名之為

爛洋江則廣通所壩爲遏古中江之流無疑其
二杭州之長河溢其勢衝激號爲震澤云者正
以岷江之水西自蕪湖下宜興東往太湖浙江
之外南自錢塘入運河北注太湖杭西嚴歙諸
山之水竝下苕溪又自溪注湖故也今廣通有
壩岷江絕流是矣宋邾亶云杭州立長河堰以
歙宣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則東南之水不入
太湖爲害所謂長河堰卽今杭州德勝長安等

壩足當之五代以前浙江之潮直入運河繇河
灌湖潮汐泛濫泥水狼籍似此之事不可不虞
其三金壇丹陽烏程歸安臨安餘杭之間竝有
壩堰當以百計各志可稽蓋使諸山之水瀦而
後洩其瀦也可以救彼地之旱其洩也可以救
彼地之潦且視蘇松水勢大小而啓閉之計無
便于此者今諸壩堰多廢而不瀦莫爲節宣其
利害爛然可睹矣乃荆溪百瀆之間亦宜倣古

人成迹爬梳之可也其五別源流以殺其勢今
吳淞婁江爲湖水入海之要道白茆七浦次之
乃若江陰武進無錫常熟古有瀉水入江之勢
歷來各疏議可稽也卽今武進無錫有孟瀆等
一十四畝門江陰有黃田申利桃花諸港常熟
連接崑山有福山許浦三丈等浦皆瀉水北入
大江年來多湮亦以傍江之地高而易淤故耳
今非開濬使深則諸水不入于江而皆溢于湖

欲不泛濫胡可得哉又蘇松之間湖泖之水互
相攝受然以大分言之則澱山湖水注爲趙屯
大盈顧會崧子盤龍等五浦而入于淞江三泖
則注爲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于黃浦自范蠡
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遷就其間始開黃浦
是浦也寔乘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湖嘉分
注諸流向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湖
閘港等處直東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旣塞黃浦

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淞通利
此水尚爲迂流吳淞若塞併入婁江愈迂愈溢
害莫鉅焉昔人謂黃浦亦爲亂流良是今東江
旣已難開鹹潮不可使入似矣第錢氏有國時
南起杭之長安堰至鹽官爲清水浦繇柘湖新
涇塘爲小官浦導二浦入海爲復東江之一奇
惟有南宋乾道間嘗開新涇塘而鹹水延入蘇
湖爲害于之廢新涇堰運港而十八堰之議興

焉此丘宓之功到于今稱之而惜其說之未竟
也夫毛漸之開新涇與夫柘湖未涸之前新場
之東有通海故道皆未聞鹹水爲害也胡新涇
之獨爾也要亦水竇函管閘壩之法多有未善
故耳元人有云願將松江通徹海潮河港勸諭
近民或官爲之于港口築壘土壩安置透水大
漕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遏渾鹹之潮潮退啓竇
洩湖泖之水此舉最當惜無有能行之者若夫

近江近海諸港浦應設閘竇昔人所列尤彰著也今之人多迂之其亦未之思與是五者前三以導下流後二以理上源蓋合應徽池太寧蘇常鎮松杭嚴嘉湖十三府之利害而總計之非漫爲之說也又所謂三江云者惟歸罔丞有光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與范蠡郭璞之言合若後人所稱松江東江婁江今惟婁江爲大東江自築圩田護塘之後堙絕已久向者岷江之中

江繇蕪湖過高淳至陽羨其勢自西徑東故吳淞之流獨盛以吳淞西受中江爲直故耳三壩旣設中江之水與南江併入北江今揚子江是也江水不至則自西趨東已無巨源宜興上下惟受長蕩荆溪諸水其勢不甚洪壯而太湖獨承天目山水矣天目山水在太湖西南從西南趨東北爲易而至和塘直接鮎魚口其勢尤捷夏公原吉又于崑山開夏駕浦嘉定開顧浦掣

吳淞之水入劉家港婁江之不濬自深有以也
太湖與岷水旣隔故不至蕩擊免古陷由拳潰
武原淪海鹽之患吳江一縣長橋一帶不必決
去而吳淞屢塞職此之繇然吳淞與荆溪百瀆
長蕩等湖之水直又受黃浦豈容不濬乃若專
督水利之官僉憲爲便嘉湖屬之則宋公儀望
之疏在似無容議苟以近利通之專轄以臬憲
統制以巡撫如直省兵道督以軍門是也府州
縣水利官各衙門不得別有差委其舉劾必以
開復爲期如漕完汛畢之例庶幾哉事無推調
人有責成而其效可睹矣

○曹胤儒東南水利續議

東南水利卽無事時宜預爲之所況今浙西五
郡一望渺然古云急易興也正此之謂前小議
已述梗槩有未盡者更詳之夫築圩置閘此治
水第一議古及今談者罔弗先之然積以歲乃

可致也若救目前則重濬吳淞江并治七浦白
茆加意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吳珉庶
有瘳乎其繇具後築圩置閘所費不尠非貧民
所能自效勢必動支官銀今淘河夫銀之外可
取用者無幾卽開挑且未敷也無已則各郡邑
所積賑荒鏹贖可議處也滔滔者皆是民皇皇
焉無所措手足其爲荒也甚矣此而弗賑貯之
奚爲苟以圩閘之費盡用之于開挑亦有圩閘
之寔效竊有請焉盍

奏請

欽定各江河塘港三年一小濬六年一大濬當大濬
之期巡撫會同巡按將六年之內監司及府州
縣水利之官某于何年開濬何處今通流或否
以爲殿最舉劾隨之則開江淘河撩淺歲歲行
之不圩而圩不閘而閘事半而功易就誠亦會
其時之可爲也若以十年爲率恐僚屬間將有

稱弗便者水利道亦宜如提學故事某年某月
按臨某處開濬何河卽呈報撫按交徹互繩始
可不然前轍可鑒矣吳淞江西段勢頗渺漫至
嘉定上海之間漸以淺狹原其所以然者蓋岷
江之水不至而夏忠靖公于崑山開夏駕浦嘉
定開顧浦掣吳淞之水入于婁江故水有分流
勢不雄鉅抑亦近海之地形高且渾潮易淤耳
權而論之婁江向爲吳淞之子江今劉家河上
接至和塘至和塘上接五龍橋鮎魚口則婁江
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婁江之通利與否
與夏駕顧浦無大相關此二者有之適所以爲
吳淞之累竊以爲塞之可也卽弗易塞亦無可
開矣愚嘗泛舟顧浦水亦無幾不五六年此亦
將湮惟夏駕浦流尚鉅耳吳淞東段宜倣近日
海中丞開濬之法轉令深闊爲一勞永逸計餘
恩其爲數世隆乎不然徒以水面之丈尺苟且

塞責則虛爲此紛紛而所謂冥冥決事者也吳
淞旣濬則荆溪上源尤宜措置蓋橫塘百瀆上
承洮滬二湖之水而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
水此等之水竝注荆溪荆溪之勢直貫吳淞此
而弗治則上流壅而應鎮有泛濫之虞下流微
而吳淞有淤積之患又所謂吐而不吞求其爲
建瓴也弗可得矣七鴉白茆二浦在婁江之北
蓋太湖之水注于吳淞吳淞淤塞併入婁江婁
江亦不能盡容溢入于此二浦然二浦之水雖
遞相吞吐亦微不同七鴉浦上接陽城湖陽城
界長洲崑山之間受蘇郡葑婁二門迤東至和
等塘真義等浦之水爲多白茆浦上接昆承湖
昆承界崑山常熟之間受蘇郡閘齊二門遞北
元和等塘宛山等蕩之水爲多正受正輸各不
相悖此斜堰之設大有妨于七浦而或砥或閘
誠不容已白茆不但南受吳淞婁江之水而且

西受宛山蕩之水宛山蕩上承無錫運河則太湖之水溢于滬湖者亦此分瀉而蘇郡西北虎丘山後長蕩之水更多白茆是歸昔人云沿江洩水惟白茆爲大是也此二浦宜濬較炳如彼其二浦枝河在七浦則有陽林河可開洩陽城之水于海大虞浦可開洩陽城之水于婁江在白茆則梅李塘可開洩昆承之水于許浦福山港可開洩昆承之水于揚子江而鹽鐵塘南通

吳淞北達揚子橫貫二浦之間似亦宜治又昔人稱昆承尚湖上接常州諸水婁門官瀆通陽城湖上接太湖其接處多有障遏以及二浦接陽城昆承二湖涇漚乃本浦咽喉皆當併行疏濬者也沃州呂公有云婁江見在疏通今之爭言水利者必曰吳淞白茆七浦焉誠哉是言也乃若常州以上洩湖水入揚子江之道武進有永安河南新河德勝河無錫有閘口河芙蓉河

五瀉河江陰有申港利港青暘河西山塘九里河似此等水皆上承運河南受太湖殺河上流莫此急焉古云開一江有一江之益開一港有一港之利非歟但瀕海沿江之地當于腹內渾潮之上易于壅淤是在加之意耳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于吳江西北自爛溪注于太湖東北自秀州塘注于三泖黃浦若吳淞通利嘉興可使無侵也乃常湖二郡居太湖上流常州則有

前所云各通江河港矣而宜興橫塘百瀆湖州通湖淩涇盡當疏通俾太湖西南西北兩源一無咽噎可也松江東南有曰閘港者自新塲西流入于黃浦其入處乃黃浦之折而北行處也新塲之東去海不遠故議者指是爲東江故道今故道與否不必太泥但導而東置壩堰三重各設函管俾湖泖之水便于東洩渾鹹之潮難于內延此真復東江之一奇昔人亦數言之使

果能行則嘉松二郡永無泛溢之虞而松婁二江亦有分殺之利然亦未易言也吳江長橋長洲寶帶橋各洞門壅淤日甚其內占而爲田者日衆使鷁往來罔不見之卒未聞有誰何之者是不必增置洞門闢展兩傍惟亟決其淤而清其占足矣但二橋之洞門雖闢而海口之浦港未疏則水有所行而無所歸其爲溢溢也均焉已上成說不過小補目前卽向所謂開江河穿港瀆別源流而已

○曹胤儒練湖水利議

常鎮二府惟丹陽丹徒有水利可講耳練湖最焉宋法凡有占塞及盜洩湖水者罰如擅殺人律元史至治三年冬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官司漕運商販農舟莫不繇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接濟運舟自平江南之後豪勢之家于湖中築堤圍田耕種侵

占既廣不足瀦水遂致泛溢淤淺委官相視濬
滌計用三千人九十日可畢叅政董中奉又言
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
人于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一石之上差充
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豪寨二人司吏三
人于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給印仍委本路達
魯花赤總治其事同知知事專管啓閉斗門竝
從之夫宋元之重練湖如是豈得已哉我

明乃漫不加意

國初尚設巡司旋復裁之二百餘年棄置弗及駸
尋至于今日運舟壅塞無歲無之而旱潦亦不
獲其利萬一有風塵之警欲行丘仲孚之策不
可得也是當亟治無疑者開挑占田啓閉置閘
更當詳議今有爲湖漏者皆飾說也如其果漏
亦當治之以復古迹始當

○毛節卿水利議

議

浙西爲區四高中下勢若盤盂浙西之田低于天下蘇松之田又低于浙西東南濱海北亘長江西界常州地皆高仰而列澤中滙太湖爲最西北則受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則受天目富陽杭州分水湖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潴聚于湖其下流分注龐山湖滄承之而入于海者是爲松江此三江之主也其下七十里東北流者爲婁江而太湖分注陳湖沙湖諸滄之水承之其東南流者爲東江而太湖分注澱山湖三泖諸滄之水承之其北溢滙而爲昆承陽城巴城諸湖者北入揚子江東入大海則有白茆七鴉梅里諸浦在焉此三江五湖之源委也水繇地中行古之人因其高下之勢制爲蓄洩之法于江南北或五里七里爲一縱浦以通其流復于浦中東西或七里十里爲一橫塘以分其勢低鄉則因取土築圍以固

田水無泛溢之患高鄉則因濬河引潮以灌苗
田無苦旱之災海濁而江清潮日二至常欲淤
塞江路故通潮江浦悉置諸閘隨潮啓閉而中
鄉地勢西傾之處復設斗門水竇潴積湖水雨
澤以灌溉是故高卑兩利水旱無虞自唐益賦
江南以來疏防之具代不廢弛至錢氏有國趙
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軍國之
需當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法利害

興除莫不備舉故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
間二次水災逮胡元僭國古法漸廢自是水旱
相仍歲課不入復立水監庸田司興修水利雖
不能如錢宋而吳淞一江白茆諸浦尚皆汪洋
通利我

明適東南富庶之餘有司因循失于經理前朝所設
撩清夫管閘官與夫修橋開河錢米等額悉以
無用廢之

成祖時常

遣大臣來治間亦有功然不久

召還後以水利分屬浙江僉憲凡百舉動不得自爲
移文關會數月未定歲一出巡虛應故事而已
治水之法不當與水爭利官旣廢弛民亦偷惰
漸至奸頑勢要或利江湖之闊攘其傍以爲田
或利通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種植芟蒲滋生
蘆葦凡百要害開掘壩塞悉從民便阻節上流
水勢無力不能衝敵潮沙兼以閘竇不設渾潮
日積而江浦漸涇湖水泛溢而隄防日壞是故
東江塞矣三泖南源繇黃浦北折而入松江之
下流松江中絕龐山澱湖諸水繇新洋夏駕而
入于婁江白茆新濬昆承陽城巴城諸水日有
所洩七鴉壩絕潮水而直塘數里中微渾潮漸
積夫以太湖橫亘三郡周圍五百里三萬六千
頃之水止繇一江一浦而入海邇來婁江自太

倉南關至海口五六十里中流漲沙不下五六
所長者七八里短者三四里潮落行舟往往浮
沙而過訪諸沙民皆云出海向有橫沙爲梗此
實漸有可憂之勢及今圖之費省而工倍不然
安知異日不爲松江之微東江之塞耶此事關
係地方最大人無遠慮莫之省憂當路蓋未之
聞也他如低鄉圩岸未築而多水患高鄉塘浦
未濬而多旱災又其小者耳

國家財賦仰賴東南東南財賦資乎水利水利本
也財賦用也故

祖宗朝精選重臣專督委任約費緝錢動以百萬計
嘉靖初

肅皇帝勅巡撫大臣兼治官吏旣易服從錢糧又便
支用最爲得體後復廢革有識者惜之今賴政
府言官深維

國計奏請

簡命兵備憲臣兼督任劄太倉而帶銜山東蓋欲專
心水利以蘇東南之困也但府州縣水利官更
乞查照弘治九年提督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灝
奏內事宜重農官之選專農官之任仍照推官例
不許別項差遣相與講求水學分行巡視細造
水道田圖叅訪利害何圍岸當築而未築何塘
浦當濬而未濬何江湖當開而未開何閘竇當
設而未設孰爲急孰爲緩孰爲易孰爲難各該
人工幾何夫銀幾何今春興某處明春興某處
甲官督某工乙官督某工不惟其職惟其人規
模既定次第舉行大臣則提其綱而考察之以
定殿最水利旣興通海江浦悉置閘竇立啓閉
賞罰之法而歲加修理庶免夏秋搶潮之勞冬
春渾潮之積而恆暘得蓄河水以救旱主委得
人則撩清之卒亦可據險以防鹽徒海盜之出
沒利莫大焉其開河築圩之法宜照姚工部水

利事宜條式但民窮財盡當役大戶不當役小戶當發公廩不當發私廩興大役也驗田派夫驗夫派工以區分得利遠近而爲多寡夫銀計戶隨蠲其糧仍訪得利公正大戶分督若支河小圩之類則令田主出食佃戶出力或各治其田頭而塘長圩甲報夫之弊永革則利可興而害除矣昔范文正公守蘇興修水利斗米十錢今之司牧倘能留意是亦今之文正也

計開

一照田之法姚工部水利事宜照田撥夫照夫分工大戶出食小戶出力是亦不易之良法民至于今頌之姑舉近事以驗往年本州水利判官王聘開楊林河通查一州實徵田若干頃內除例免田若干頃存該撥夫田若干頃計河丈數若干合用夫工若干然後計田撥夫計夫分工近河得利區

分三十畝一名稍遠者五十再遠者一百如婁江之南七浦之北不資本河水利者百五十畝不足數者朋當每夫派五尺造冊既定以木牌分立界限塘長惟令督工以近河服衆大戶分界總督處置得宜而人心自服大小皆無怨言近年復開楊林河大戶憚于出夫從與官府大家多田焉得許多夫役故撥里甲夫日給米二升而取辦于近河田濟農倉出納侵漁有名無實是役包工大戶得利小戶受害民是以胥讒夫惑大家田多夫少之說者蓋不知有田則有夫假如戶田千畝須有佃戶百家就令三十畝一名不過三十夫耳自令計夫分工立限責成庶公平而無勞逸不均之歎今塘長報夫開河止查沿河得利人戶家出夫一名其間有業戶有佃戶有

丁力多而種田百畝者有丁力少而種田十畝者若使槩出一夫不均孰大焉今照田撥夫照夫分工既革塘長報夫之弊又免頑民偷力之欺不計大工小工此法皆可用也

一開河修岸運土之法岸有當修有不當修者如有長灘多嘴須用挑去其餘不必一削草見新土如有崩陷當補者須令先載草泥織砌外脚方填新土杵實庶得堅固若不預先經畫立定法程則塘長只圖速遞滿呈縱容夫役堆泥灘邊岸上或以浮土幫岸補缺甚有挑淺填深如官來看河只見岸新水平便說工完一遇渾潮大雨衝洗新土復歸舊河名開實塞又結工之日河底未免有水以故樣墩壩岸界多起不淨以致阻節水勢此須先令車夫去

水起淨打通水線然後開壩通潮可也

一開河打水線之法姚工部開河謠曰遠堆
新土纔稀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岸馬槽
斜見底中間水線直通頭先年水利判官
王聘繇給諫左遷肯與百姓開河民甚愛
之惟不知此法故開吳塘而中流蘆灘不
去以致北段淺狹開楊林而中流水線不
通以致東段淤塞功小施而弗克大就父
老相傳弘治年間有本府水利通判陳暉
善開河嘗開某河工將完而遇雨塘長私
開壩放水無從攷其淺深暉曰先與我打
水平也遂將茅毛截兩岸打平水石灰椿
今日准此下深五尺命車夫去水重開工
完放水一二尺取大鯉魚一箇緣繫本牌
于尾投之中流觀其浮沒遲速以測深淺
處識之責令重濬必魚遊無礙而後已此

打水線之法也

一開河當順水勢之法嘗見嘉定鹽鐵河出婁江口舊河在西某官因見海潮東來欲迎其勢以利之大集夫丁從平陸開新河東出填塞故道不半年新河復塞舊河自通水性之不可逆類如此先年李尚書充嗣開白茅知州梁穀下問水利于愚愚聞白茅海口漲沙爲梗殆非人力之可爲變

而通之宜別有其道西接鮎魚口東來以達支塘約長三十六里自直塘北下稍東以達巡司亦如之上流頗通下流乃塞故道北折而轉入江者二十里其徑平陸而去江者僅五里因採獻野老之言曰舍故道而開平陸一避海口之漲沙二順水勢之就下庶幾事半而功倍尚書遂從之故今白茅通利崑山常熟南長洲東太倉西

之低田數年得熟者皆開白茅之功此當棄故道而不棄之者如近年楊林河屢開屢塞人皆歸咎雙鳳士大夫開黃涇橋鹽鐵塘壩以致水勢北瀉故東來淤塞此得其一未得其二也蓋楊林河出海自有故道塞也久矣下流北折借花浦併入七鴉以達海故水去不及而渾潮易積此當循故道而不循之者也湖川塘旋開旋塞不通舟者四十餘年人皆謂鹽鐵楊林之潮適會于湖川西去北折繇金雞河以通巴城東去南折繇小塘子以入婁江出口處適有漲沙上流既無湖水之衝下流又有漲沙之阻此其所以易塞婁江漲沙去湖川亦自通矣

一開河當順天時之法傳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春耕夏耘秋收至冬乃役愚曰不然今

觀高田收穫差早而種菜麥約十月盡方
閒低田雖少菜麥而收穫差晚約十一月
盡方閒十二月嚴寒民力難用故興工須
正月初雖遲母過正月半放工須三月初
雖遲母過三月半蓋三月後高田務桑麻
低田務番耕農時不可違也且開泥例運
菜麥田上三月麥長不敢挑五月農忙不
暇挑又悞一年種作故須及時也如興大
役勢不容已十一月上工或中秋後重陽
前亦可暫役半月吳俗種晚稻多中秋稻
次之早稻又次之大約八月盡收早稻九
月中收秋稻十月初收晚稻此時民力頗
閒耳

一開市河之法城中通潮市河多被居民乘
便棄撇煤燼瓦礫灰土阻節水勢以致渾
潮易積而吾蘇郡城中不通潮者日積月

累亦漸淤塞早年不能通舟先時太倉開
濬內河知州陳璜知其弊責令兩岸居民
各照屋基開挑遂著爲例但未查姚水部
開河之法故不久湮塞今欲疏通必查原
額及今深闊酌量中制上樹界木下留樣
墩居民各照丈尺分挑不許浮土幫岸挑
土堆崖如無空地容土者查照松城開市
河法俱用船載水則撩箬旱則開挑其公
占官地則報腹裏地方夫一尺一丈皆有
歸着歲令總甲保長巡視則市河長通而
農工永賴矣太倉水關三閘乞加修治立
啓閉之法以便軍民父老僉謂閘傍仍開
月河築軟壩一條聽潮來往內河常蓄水
三尺大汛可以通舟小汛可以運載每一
月啓閘以洩積水試之太倉有效嘉定亦
可行矣

○毛節卿圍田議

嘗考古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湖水高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江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洩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濬水田常熟此古人治三江低田之法也今水利久廢江浦圍岸外日傾而內日削高者卑而廣者狹近年大潦高者僅能平水低者水浮三四尺觸處崩坍不可勝舉愚民只利近不見遠稍遇早年沿江近浦田輒掘通下脚以爲車場水洞土虛善崩理固然也今當于中鄉淤塞塘浦因而開闢取土以築圍固可一舉兩得其低鄉無土去處宜圩岸內開子河一條取土增岸高五尺闊一丈內更作小岸一條以抵水俱要砌爲高低水竇引水內河以車灌不許隨

便開掘岸塍栽桑柘以固土河種芟蒲以聚泥其通潮江浦日引渾沙積淀漸爲幫岸之助則永久可無崩陷之虞矣其所毀田畝必須開豁稅糧以升科開墾荒田沙場草蕩之類補之作爲官河官岸不許侵損其桑蘆等利隨田收管有缺輒令補之又芟能殺水亦能阻水傍江湖之岸宜多栽以禦風浪其腹裏塘浦洩水去處不許一槩栽種阻遏水勢布政何宜水利策略云圍田四畔或土脉虛浮外水滲入晝雖車乾夜復漲溢者宜于岸塍中心開掘一槽深及外河之底隨筭湖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築令堅實又復筭泥築滿則水無自而入矣又有圍岸因鰍鱓掘穴或樹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依前法築之自然堅固此宋元極重圍田之議今宜深究此法則惠賚無窮矣

○錢允治長洲縣水利議

夫治水必須躬歷山川不可妄意戶牖以禹之神聖而未免乘橈乘桴身親胼胝者蓋地有高下土有沃鹵湍有緩急瀦有淺深勢有迂邇苟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茲典籍具在條分縷析不可不謂之詳且密也而或施之行事則有挂漏者繇其偏徇于掌故而歷覽未周指畫于陳言而時變未悉也卽世之善爲論者咸曰太湖翕受宣歙池州建康諸水未嘗言江水亦從蕪湖而入又曰今日水患皆繇太湖之下流壅塞積水四溢未嘗言太湖今日之下流甚細不大爲患何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劉誠意實相厥役因取九陽江之水自天生橋折而北拱洪武門繞京城出龍江口于是築東壩斷西南下太湖之水而今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諸山水而已是湖之水止大于瀦蓄而不使于奔放可足于灌注而無妨于

汎溢觀吳江長橋迤南水洞填塞而沿隄彌望
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塞蘆葦而水卽四
溢何今二百年無此患耶實西南諸水不入故
也吳淞江自古承太湖之流而洩之海湖水常
駛與海潮勢敵故江流常通水勢稍微卽渾潮
深入積土淤江故昔之治水者必先治吳淞江
今數十年來潮水無障積久成陸所苦惟沿江
之田枯旱而已不聞湖水四溢爲患也此亦足

證太湖水源視宋元僅存十三矣竝湖之郡爲
常州爲湖州爲蘇州惟蘇州當其下流下流之
水乃蘇之吳江縣吳縣爲之入口太倉之劉家
河嘉定之吳淞江常熟之白茆港爲之出口惟
長洲縣隸郡東界入口之水至是支分節漑縱
橫旁溢南爲尹山湖澹臺湖車坊湖黃天蕩金
涇滄朝天湖吳淞江獨墅湖鑊底潭姚城湖陳
湖澱山湖東爲沙湖東北爲彭滄陽城湖施澤

湖昆承湖者澤湖段澤湖上澤湖北爲黃埭蕩
長蕩鵝肫蕩漕湖其通流爲官塘支港其積流
爲白蕩白漾蓋不下百十之數皆受太湖之水
渟泓充滿而後出于吳淞江劉家河白茅港大
抵邑之諸水猶導河者所謂分爲九河也其太
倉嘉定常熟出口處猶所謂合爲逾河也通流
靡滯則潦不妨農旱可供肩稍有澱淤則水漫
且激田畝成浸圩岸崩潰傷苗害稼非若他邑

尚存高阜二三可藝花荳也其修治之要者略
有可舉河港爲舟楫通行者官爲之疏鑿其用
以溉田洩潦者卽受利之民自行開掘所起之
土卽用以築塘岸填圩塍在長洲之水利異于
他邑而亦易于舉事者如此俾有循良之吏處
官事如家事究心三年之間卽可成數十年之
利然今之有司非不經營水利也其議論則悉
行移則備然任事者視爲常談不過略加掩飾

銷繳公文而已此無他繇主之者無專官而施之也不責實焉耳

本朝軍

國大計半在江南苟不修水利則田賦不登田賦不登則

國用是匱所當亟爲講求以開利源者莫先于水也誠得廣詢嚴勘實見某河當官開某河當民開某隄當加高某隄當增築闊厚請著爲

令大約十餘年一

遣重臣蒞事刻期訖工卽回此則利之利也若付之帶管之官不過行文塞白訖無成效又何咎哉在今日觀之府縣有水利官繇役有導河夫銀主之者又都臺御史憲使又每歲經理之試舉所修者何水所利者何處竟致五十年通行之水則河身日高而遇水至卽盈稍旱卽涸不通行處則漸以成陸不特芟葦叢生而已岸塍則

大者崩削小者堙廢至于官塘亦傾圯斷缺行
路沮洳矣是謂之實意爲民以圖久遠之功可
乎按長洲目前之水其僅通者凡三十有三曰
吳淞江陳湖瀆墅湖陽城湖昆承湖王墓湖朝
天湖尹山湖葉澤湖漕湖施澤湖赭整湖黃天
蕩三場蕩鵝肫蕩馬尾湖車坊漾范青漾鑊底
潭運河閘閘浦舟直浦射瀆糜瀆涇鬻塘至和
塘匠門塘柳胥塘石獅涇楊涇龍淩官才淩金

涇滄其已塞而應通者凡五十曰白蜆江支河
官浦支河朱涇支河吳莊河瓜涇港金巷港王
巷浜黃泥涇河珍珠浜河黃涇港河旱涇河蠡
瀆涇長涇揭安浜永昌涇雷塘河趙墓涇徐瀆
河濟民塘陸墓塘和尚港思賢涇堵墓涇暢浦
港滕巷港戰浦河西浮臯港張陵港急水港土
橋浜河錦帆涇唯亭涇魯斑涇山塘河太平涇
吳絲涇寺橋河楊巷塘黃埭河蠡塘河南屑涇

泗馬涇葑門塘瓦屑涇和豐橋河南里塘東北
城濠河鮎魚寶浦東倉河是水可數舉則工可
數計求其故道因其自然淺者深之狹者廣之
淤者疏之堙者鑿之此無不可成之功矣又長
洲之地平曠水演漾而不得遽泄每遇霖雨汎
漲風濤相薄則河港之水逆行衝嚙侵入田間
汪洋無制宋轉運使王純臣令吳民作田塍禦
水司農丞郝亶亦云治水以治田爲本其說多
可采行今鄉中耆老皆言三十年前民間食足
事簡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故田以完固
近年窮苦救死不遑修理故田圩盡壞而
水災加甚

國家額設塘長正爲圩岸計也今則水利官于塘
役則常例是急塘役于田戶則科斂需索爲務
而于上司督促不過飾虛文捏故事應之而已
其日至廢壞而不可頓復皆坐此也誠使盡力

圩塍牢爲築治則岸塍高田自固雖有水潦豈能爲災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港水歸河港則河港之水自然高于江而江流疾駛自然潮勢不能抗而積水亦泄矣此殆明白易見而上無作者下無奉行者卒至利不克修患不克弭賦縮民困吾不知其終何所取給也

○吳韶吳中水利議

導河主潮沙之導滌制始于唐詳于吳越錢氏宋人承之故吳江常熟崑山設城下四指揮又有開江兵卒撥隸開江指揮置營之舉元人法之乃有撩淺人夫專事修理之制蓋凡湖港通潮沙隨潮上潮退而沙日畱積漸凝淤遂成沙漲今歲不開明年不開略與岸等故必設是人以主之時常撩探浮沙偶積卽抉而去之其始不過一二人之力逮旣成堰豈止百千其功謀

其易而不謀其難甚善治法也其不以夫而以
軍者蓋夫出于民恐妨農事軍則不耕不植有
糧以贍其生爲甲爲伍有官以董其役分方撩
滌得專心于所事苟民夫應役動致紛紜雖有
興事之人必俟文移輾轉坐費時日莫急其功
前人之見殆有深意至我

熙朝此法遂廢每一興挑積數十年其在州縣雖有
水利屬員不過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

水土之宜不四五年且移官去有秩滿而不識
河港何在者比比然也爲今日計不若以此分
隸于近衛之官軍則其人士著而功緒有所稽
也且弘治年間主事姚公文灝嘗立法每縣于
均徭項下辦解導河夫銀若干兩銀旣解而河
卒莫之導使卽以此給軍夫以代其給引辦價
之役豈不兩便江南寡寇禍莫急于水災以此
責軍人理無不宜況唐宋時之舊制又昭昭矣

○張內蘊東南水利議一

江南水利潴蓄于太湖太湖宣洩取道于吳淞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海日兩潮渾沙易積太湖之水注江達海晝夜不息力能衝散潮沙漢唐以來吳江未築長堤湖水無阻沙不積聚江水常深吳中自來無水患迨宋慶曆間以淞江風濤多敗漕舟遂築吳江長堤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雖有橋梁石竇瀉水終是抑遏阻滯

而江流之紆緩始不足以敵渾潮之倒注而吳之水患始于此矣宋人設法經理既立水軍三四千人以爲撩淺之用另設官田米三千石以爲經費之需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銜帶巡視湖塘河渠如遇水路淺隘橋道傾頽本縣徑自支米應用卽時修理賴此僅保無虞繇此言之太湖諸口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職員只宜特設不宜兼官胡元不知遠

略軍散營廢官田米歸之朝廷所惜者止于三千石卒之湖口湮塞無官督治貽害三州六郡之民不知幾倍終亦脩浚迨我

列聖畱心農政各處設有水利僉事各府州縣設有治農佐貳等官亦旣勤矣又恐遷轉不常虛文塞責故又時遣大臣經理承平日久成法漸弛馴至水口堙塞年復一年沿江占據成田日甚一日湖流愈加隔絕江水不復流通非惟通潮

去處無復能衝散潮沙卽以湖水發源處所亦往往停滯渾泥漲灘一望極目沿至嘉靖二十年以後吳淞江日就堙塞而吳之水患始不可復救矣太湖汎溢洩放無門低鄉田畝方患全滄沿江高仰之區則又不能引潮灌溉荒棄田地萬萬畝虧損錢糧萬萬石卽今江道西自慢水江口東距徐公浦口四十餘里幾成平陸至于太湖洩水諸口如吳江之長橋長洲之寶帶

橋沿江三十六座橋道及一百三十餘處洩水石竇內中多有浮泥積穢漲塞者所當急爲相視急爲疏濬者也此須動支官銀或起集官夫非止一勞永逸實爲正本清源然此特其大綱耳非其節目也求其節目之最急者則又在乎河渠堤岸之交修蓋河渠者蓄水以資灌溉堤岸者禦水不得入民田古者河渠深廣堤岸高厚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約束水道使江之水常高于海浦之水常高于江湖之水又常高于浦蓋順其就下之性引而導之然後湖之水自入于浦浦之水自入于江江之水自入于海沙不阻塞旱潦皆宜

國計民生永永有賴苟無隄防以約束水道則散逸妄行悉假低田以爲容受之地矣欲藉其建瓴之勢以蕩滌潮沙胡可得哉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一年墮工前功盡棄一家墮工諸家之

功盡棄則河渠隄岸之役每歲當舉此工不繼安用開江爲哉夫以河渠隄岸之關繫甚急者民間反忽而慢之皆因水利官襍委兼攝未暇專心巡視之故其不會巡視又皆因未有特設憲臣提督之故蓋上司之賞罰不行于水利衙門則水利衙門之賞罰不行于塘長等役上下相蒙因循苟簡若此不已其害不獨在于民生而且移之

國計矣然則方今救時之急務舍水利之外奚以哉水利之急務舍堤岸河渠開江之外又奚以哉夫治水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全在乎此又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張內蘊東南水利議二

凡水勢聚則力專而流迅散則力分而勢緩故

渾潮倒注之處宜于分而江流順行之處則又
宜于聚殆不可以一槩論也古者河渠深廣堤
岸高厚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駕水歸海使渾
潮永不積聚江可常通耳以故近江高仰之地
常要多濬枝河而通江近水低田須要堅築堤
岸何則渾潮出沒必繇海口入江方其潮來之
時有此枝河可以分其脉絡而殺其洶湧之勢
退潮之時有此枝河則百川衆流竝瀉入江方

能併力衝散潮沙故欲江之常通莫先于兼濬
傍江之枝河者此一策也水鄉低田賴其堤岸
高厚方可攔截水勢使之盡入于江不得散逸
妄行江流乃可迅速若隄岸單薄不行修築則
浩淼無涯之水悉從無岸低田散入水勢愈加
紆緩安望其滌去渾沙故欲江之常通尤莫先
于急修堤岸者此又一策也若其上源要害尤
在太湖洩水諸口現今沿湖諸口悉被民間圍

裹成田築爲蘆埂芟蕩水脉全然不通吳淞江
夷爲平陸實繇于此應委風裁有司備查沿湖
通江洩水諸口及石竇古跡港汊凡有淺隘漲
塞工程重大官爲措置工程小者着各專利豪
家自備人夫悉從自己田限所對橋門石竇通
行開濬不如式者罰追歷年花利以備河工之
用兼防里胥因而索詐擾民其水利官分地程
功定勸課爲殿最仍再查照銀渚東壩事例請
旨申飭刊榜嚴爲禁約夫旱地有支河則海潮倒注
之處常分而不聚水田有堤岸則江流順行之
處常聚而不分沿湖洩水口子又有厲禁而時
常修濬則上源之宣洩益無阻滯三策竝行雖
有渾潮決不能深入縱有沙泥停蓄江流隨輒
滌去如此則吳淞江可以常通太湖積水可以
常洩吳中可以永無水患

○張內蘊東南水利議三

爲政有體操得其柄則已不勞而事畢舉功在萬世矣今欲興修水政垂惠三吳不須別項勞神祇須采集衆議立爲成規以傳示永久如旱鄉支河限定每年一開幹河則五年一開低鄉圍岸限定每年一築界岸則三年一築尅定程期永爲遵守一家之工役不完責在業戶一圩之工役不完責在圩甲一圖之工役不完責在百甲該年總甲一區之工役不完責在塘長一縣之

圍岸界岸支河幹河俱不及期修濬責在水利官水利官自十一月起至二三月止竝不許雜委亦不許取具糧塘里老結狀一紙以塞責須令出舍鄉鎮巡行問其疾苦省其勤惰相其原隰酌其淺深高下孰爲利所當興害所當除各處荒棄田地用何調度方可轉荒爲熟凡切于國計民生者通要畱心經理申詳酌處雖上司或有別委掌印官不必關牒本官徑自另議一員

申請朦朧不行申請致令雜管他事墮悞水利
大政責在掌印官水利官怠惰偷安不爲出舍
巡行責在該府水利廳該府水利廳不嚴加督
察不按季臨視其責亦有所歸大約巡視一年
二年圩岸可成巡視三年四年溝洫可深巡視
五年六年浦瀆可通巡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
十年之外流民可以盡歸荒田可以悉治戶口
漸饒

國計日裕矣

○王叔杲吳中治水專官議

江南水道湮廢已久今驟欲開復故道非惟工
費無從措處卽積土何所安置民情必有大不
堪者惟當久任專官漸次疏導方可望其底績
官不必以水利爲名惟當以治農爲務愚考前
代江南嘗設有營田司誠以田疇之廣衍民力
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察之也昔錢鏐以募

爾之區惟盡力農事遂致富饒我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乃惟知責小民供輸而於治農略不加意此愚之所未喻或謂小民力田爲生固所自盡添設一官徒以增擾或謂各府縣治農之官未嘗不設而卒未見有裨於農事夫百姓顛蒙非提撕則日就荒惰官職卑猥非督察則甘坐鰥曠今州縣治農之官因上無專督之長漫不知職守爲何事既有臺臣以總轄於

上不可無治農僉事以承奉專督於下夫所謂治農者非止於水利也如低鄉畏潦則急於築圩岸高鄉畏涸則急於濬陂塘榦流病於淤塞也則疏導不可以不時支流病其分水勢也則堰閘不可以不築以至江湖之旁坍漲不一坍則速爲開除俾小民免虛賠之苦漲則卽爲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此皆治農之事也州縣之長旣苦於政務之繁力不遑及而丞簿等官

勢固有所不能行江南逋負之多雖繇於供輸之繁而實苦於荒區之累皆原於農事之未修也欲爲財賦根本計誠莫要於設治農專司終歲帶同丞貳等官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家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時當農隙則督民疏濬築圩農事旣興則爲民清查勸相所謂擇可而勞佚道而使小民習以爲常自不見其擾而反以相安矣昔人謂江南之水利如人之治身不可使氣血一日之不調愚以爲水國家之視江南如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佃一日不加勤恤歷考

前朝每每數十年間必遭大潦田疇悉淹

上供困匱而後建議遣官治水及遣官旣至而水勢已漸消稍一疏導輒奏平成矣今其所治之河歷歷可按悉已派爲平陸與其脩治於已變之後孰若預防於未變之前與其驟興於一時以

罄無算之費孰若漸修於平日以成不勞之功
哉若官徒以水利爲名誠恐三時農事旣興疏
濬稍息居閑無事議者又目之爲冗員或水利
稍治旋復報罷矣誠不若專設治農官之可久
而有據也當事者宜諦思之

○周大韶崑山嘉定二縣荒田水利議

積荒田土惟崑山之十二二十三保嘉定之十六
十七都爲尤甚究其所以始繇水利不通竝苦

官逋爲累小民無所控訴故相率而去以爲緩
死之計耳茲欲區處流民使之歸墾其說有五
一曰減重賦蓋此處地廣人稀糧多租少不足
以償所出當役者往往問罪破家故不得已而
爲之逃亡今雖不能如周文襄秤土定賦亦當
於三斗三升之內量減一斗或八升而又輕其
徭役免其重派則斯民莫不樂歸而開河渠蓋
此地高阜太甚溝洫難通一澇則積水爲害一

旱則車戽無資賦負民逃皆繇於此但今吳淞江雖開而內河如徐公浦瓦浦顧浦雞鳴塘等處尚多淤塞所通者亦不滿二三尺豈能灌溉必將此數條大幹河動支官銀開濬以此墾荒荒可熟矣

○周大韶吳江縣蕩價議

今之議塗田者僉謂享利甚厚價值甚高故加其賦也重其價使入於官亦可也殊不知享利

厚繇於天時晴霽耳霑潦一至率多滄沒價值高繇於稅糧輕省耳賦額一重誰肯承當故今區處塗田竊以爲加其賦不若清查舊佃冊籍使糧之顆粒皆有歸著重其價使入於官不若加意於丈量之際使田之隱漏一無所容况今議價入官不爲急濟河工之用與其議多而難不若減少而易與其盡法而得虛名不若量情而收實用爲今計者合行委官將此新漲舊漲

塗田排字定圩挨坵編號通行丈步盡數報官
除荒蕩茭蕩另議外其餘熟田列爲上中下三
等逐一註明于冊聽候覆勘上等熟田兼種菜
麥每畝徵銀六錢或七錢中等熟田止種稻禾
難種菜麥每畝徵銀三錢或四錢下等熟田雖
種稻禾亦難保其常稔每畝徵銀二錢于稅糧
則隨其所納以爲定額永不加增茭蕩荒田則
并其田之價銀亦通行免派以示寬恤惟有不
經告佃私墾成田栽種稻禾者免其追花問罪
每畝罰銀一兩至於水閣橋棚查其有礙于水
利者拆之可也如無礙于水利者存之可也或
每丈納銀一錢二錢亦無不可如此則既不輕
縱之而示之以法亦不重苦之而權之以情是
雖價從輕減在民間不無遺利也

○周大韶吳江縣河工議

竊惟水利之所需者莫急於財力財力之所賴

者莫大於塗田塗田之最多者莫過於吳江計田徵銀計夫給食人皆謂河工之費可取辦於吳江矣而卒大繆不然者詔反覆思維惟以俯順人情姑聽貧民自用其力爲從長之計蓋以吳江之貧民就開吳江之河道其便有九鞭朴不施而夫之所在卽銀之所在其便一也田多價多者卽爲之長不必另報夫頭以生事端其便二也雖用其力實以勾銷其應納之銀仍用銀名色取具領狀在官事干錢糧易於責成其便三也上無出納給散之勞止須臨事課功其便四也下無守候領支之苦而工食盡足毫無掛欠其便五也各食其食卽各居其居夫厥不必蓋造其便六也椿笆竹木富家各願自備工完各自領回無煩官府措辦其便七也况今貧民盡收是

國家不費一粟兼寓救荒之意其便八也河工取

諸其力省出一粟一布皆易銀以供正額民得
存生其便九也夫天下之可患者止爲有銀而
無夫耳一用貧民遂可以不勞而集事較之始
焉追呼拘迫以責民之所無旣而曠日持久散
而聚聚而復散以求濟乃事者相去不亦遠哉
然欲得民之財當先服其心而欲服民之心其
策有三一曰預給憲票以絕加賦之疑夫塗田
納價本爲糧輕許以糧輕而無憑據何以示信

今當刊布帖文示以納價之後聽其永爲世業
永不加賦先令該縣用印候具領狀之日戶給
一紙以款動其心俟其工完之日仍復送縣類
解請給憲印以民之力治民之田以永遠之輕
科易現今之實用大令一布翕然歡騰鼓舞民
心此一策也二曰候查低荒以杜混徵之累夫
低田年常滄沒九年三熟錢糧累賠此田俱屬
貧民大戶絕無較之湖口塗田利厚糧輕者大

不相侔者民混報蓋亦有之槩行徵價旣以不
可卽與開豁人將效尤合行出示如有此等許
具區圖圩號步口開報聽候吊取先年丈田經
緯冊覆查生情告擾希求漏價者盡法重處通
計冊內混報十中不過一二所議之價當必在
於下田得卽准查價之所蠲雖甚不多恩之所
及殆非小補鼓舞民心此二策也三曰明立限
期以紓併徵之憂夫塗田價銀鄉宦動經千兩
富戶百兩或數十兩塗田銀如此則正賦可知
一時併征勢難兩辦合無將蕩銀明立程期定
限今年先完一半明年通完庶幾數少則民易
於供辦官易於比徵鼓舞人心此三策也以此
三策出示曉諭民雖疲孽自當感激奮勵安坐
而籌吳江之河工可以指日計矣

○周大韶宜興西沱水利議

宜興縣之水上接金壇溧陽及廣德分界山長

興張渚之水並會於此沈之中一從縣治前後瀉出東沈以入太湖一從長富張師等河分入西隔湖支流分散故西鄉一帶之水雖甚積雨不至久淹旣又問之居民云西沈之水雖有大風不過少阻程途而無覆舟之患復詢溧陽運道云此沈每歲冬間順風駕帆頃刻可至數十里况溧陽從七里莊河徑出丹陽但橋梁低下增高數尺則不必更出常州此又至便之事也

又至成塘橋咨土人以復河之策云北有宋清前人所開以避沈中風波之險後人趨便俱從西沈出入略加修濬則巨舸重載亦可無虞循至宋瀆見兩岸古堤原係舊路中間一河旣深且濶獨梅春滄稍濶須當作堤成路然亦不過半里許其餘淺淤小者少事疏濬而已其道里之遠近亦與沈相當縱迂遠亦不過一里於各支河上橫佈木橋則至成塘率皆緯路每河置

橋不過八九條無甚巨費不知當時委勘府縣
官何不訪其舊跡以圖便易司水利者見之必
將樂其功之易成而亟圖之矣議者又欲近沈
蘆灘草岸民田開進一河算來該開畝數約二
百有餘價銀與所費椿木不相上下無山塹廬
墓所阻兩岸豎土可免波浪衝激况實地用功
民易爲力但工計繁劇姑置之後着可也卽今
蘆洲與無灘者尚皆水淹不知冬水落否否則
車戽甚難與其重費以圖其難孰若省費以圖
其易且可以禦風波可以避盜賊可以過糧運
可以便商賈而百世永利矣

○沈位吳江水利議

竊聞三吳大水迄今且數月尚未全落祇恐春
耕在卽難以興播奈何大抵東吳西浙水利半
在吳江而吳江水利半在長橋上下今之長橋
卽古之淞江南受湖州苕霅諸溪之水北受震

澤之水故一遇霖霖則吳江先受其害其勢然也然聞正德庚午大水不過三日卽去嘉靖辛酉大水不下庚午然自五月至十月乃去今年之水去辛酉不過三四寸今尚未去何正德之水易退而今日之難退也究其故正德年間蕩田之利未興而今日則勢家巨室瀕水之田爭占蕩利故河身日小瀦洩無從水雖欲退而不可得也夫此蕩田每畝起稅少者三升卽此三升計之吳江蕩糧可得五六萬此五六萬者乃後來隨增隨派亦不在惟正之供之數不知此項在何處開豁故此一蕩田也上有禪于國稅增之可也下有益于民家增之可也今益稅無補于

國一遇水害不論高下水壅而不得洩又無禪于民是蕩田之利害不待辭畢而已見矣嗟乎昔殷欲遷都巨室擅沃饒之利者皆不肯遷今欲

開長橋上下一帶必憎多口自非遠見之士不
爲目前計者不肯爲此言自非憂

國奉公之當事亦不敢以此言進位唯有浩歎耳
試詢父老之力耕而貧者當得其實壬寅癸卯
之間沃州呂公嘗有得于此嘗疏告

廟堂會計工需有事開濬以代速不能行其志其
他傳舍其官者率置之膜外今沃州之說具在
倘按而求之則水利何患不興耶

王煥如曰言吳江蕩田之害者不一率未
暢快得沈公數行若然神解多言不如簡
當信哉

○耿橘任陽水利建閘壩議

任陽六區竝極低之地坐跨七鴉大浦形若仰
盂水能入不能出其東南一帶係太倉州岡身
高地一遇天雨水從高建瓴而下向七鴉大浦
入海而浦至太倉沙頭鎮七鴉口一帶淤淺倒

注西奔則亭毒于任陽之間況七浦大塘西通
長洲縣陽城湖西南通崑山縣傀儡巴城二湖
湖俱東北流入于海者地勢然也一浦不能泄
三湖之水故向于三縣界築斜堰建大閘以障
之使陽城傀儡二湖繇黃涇下白茆入海而閘
不知于何年全毀浦口又塞東海不洩西湖莫
禦一遇水潦六區之地滙爲巨浸田爲沼民爲
魚非一朝一夕矣此中父老議欲訪范文正公
築圍建閘故事以驅其害橘嘗再四查勘如于
東南陶舍涇重置涇周涇曲淩等四口各建小
閘龍池涇前後黃涇馬池涇等四口各築土壩
以禦太倉岡身之水使之繇吳塘過七浦循鹽
鐵塘下白茆港入海西南如沈家浜丁澤涇塢
坵涇石灰涇周涇南梢西鵝涇南梢西斜塘七
口各建小閘防備淩口築一土壩以西禦南斜
塘界涇太湖涇巴城湖之水而東禦潘涇太倉

高處之水北禦毛沙塘七浦之水使其水西繇
毛沙塘過七浦遵黃涇俱下白茆港入海則三
面西來之水不能犯任陽一滴矣再于七浦兩
岸如古全涇西鵝涇北梢東鵝涇北梢周涇倒
插洪瓦屑涇黃旻涇橫塘八口各建小閘新開
河蕩涇二口各築土壩使七鴉大浦之水不能
南害東四十都南四十都正副四區如山涇大
周涇小周涇蒲漸涇廟涇北橫塘六口各建一

小閘使七鴉大浦之水不能北害北四十都正
副二區則任陽六區如金甌然海溢湖翻任其
縱橫拱手而觀之六萬四千畝沮洳荒田盡變
爲膏腴沃壤此任陽百世之利也夫江海大閘
工費動逾二三千金卽斜堰閘費亦不下千餘
金不易辦也此任陽小閘每座費不過十數金
浦南四區通計二十九閘計田三萬四千七百
五十三畝浦北二區計六閘計田二萬九千一

百七十八畝驗田派工每畝不過釐毫此田歲輸糧每畝費不下二錢而荒瘠污穢所收不償所輸捐釐毫以博無窮之利倘亦必不容已之役乎少佐官帑以督責其成所當亟議

○耿橘潭塘水利建閘壩議

潭塘八區自縣翼京迎春兩門外南抵長洲縣界縱長三十有五里昆承湖逼其左腋華蕩衝其右臂元和塘陶蕩循其兩股若西若西北若

西南江陰無錫二縣之水繇蠡湖者繇尚湖者繇王港蕩者繇宛山蕩者繇佳菱蕩者俱會于華蕩而奔入于潭塘至昆承湖下白茆港入海若南若西南長洲縣境以南之水繇陽城湖者繇傀儡蕩者散漫北流緣元和塘陶蕩諸處亦經潭塘會昆承下白茆入海譬之人身潭塘胸膈也昆承腸胃也白茆尾閘也華蕩元和塘陶蕩皆咽喉要路而華蕩爲尤甚養生者咽喉納

腸胃蓄尾閭瀉則胸膈快暢而無恙乃今白茆
入海之通渠日就淤塞昆承湖蓄極不通勢且
返溢則腹裏大港分鄉涇新安塘諸水又爲潭
塘翻胃之道納者莽滔瀉者涓滴反溢者彌漫
而莫稽則潭塘危矣田荒民竄豈得已哉橘嘗
日進父老講求惟濬白茆爲治本之良劑而工
鉅費繁未敢卽舉姑學醫方之治標查得西四
十四都正副二區被滄之田南和尚北和尚等
圩萬餘畝受病在元和塘之黃墓涇此涇東西
兩頭建閘中間南股築壩以外禦華蕩橫流內
禦大港反注而此地庶亦可稔乎又查得西四
十四都之十六圖北四十四都之九圖南四十
四都之七圖九圖十圖田二萬餘畝被滄尤甚
受病非一必西壩螭螺涇池家淩大潭塘中潭
塘張港五處禦元和塘一帶南來西來之水北
壩龍蕩狄家趙鏘天井四處禦廟涇大港內攻

之水南壩毛涇禦顧涇外來之水東南壩新莊
禦陶蕩北來之水又于兩潭塘張泗蕩東梢建
石閘三處禦新安塘分鄉涇反注諸水且以通
舟楫便農田而此地可緩乎又查得西四十三
都之二十九圖北四十四都之十圖田七十餘
畝僻處一隅被滄更甚東潭塘陳蕩二水經絡
其中東受六十二涇西受新安塘北受龍涇東
北受昆承湖諸水又於四方築壩四條而後稔

太脈可保也凡此特爲低中之極低者區畫所謂暫
採燃眉之計耳又須與築岸裹田之法并行而
始克有濟若練墩浜直下白茆張蝦淩徐涇鎮
門塘直下昆承顧涇吳塔塘單長涇界涇直下
陶蕩之處地勢稍高而水勢亦稱莫禦疏之使
流而已其大蕩魏涇廟涇三處正當華蕩要衝
西來水勢疾如奔雷從此東灌大港而入昆承
惟患其不速又咽喉中之咽喉也治標之法不

過如此必求永利而無害非大開白茆港導水
入海不可開白茆則鄒家浜南前洪中洪草鞋
洪大洪及新開洪白魚洪蘇家洪周家洪諸水
又爲昆承入白茆之咽喉均當留意者
○吳爾成水田修濬議
吳中之財賦甲天下而財賦之源在農田農田
之源在水利我太祖高皇帝深惟根本之計特頒

敕諭凡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暵宣洩以防
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又

遣官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嗣是

列聖相承獨加意于蘇松等七府水利或設郎中或
命都御史或工部尚書或專
敕巡撫官或督巡鹽巡江御史而又特申禁令令秋
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無非欲使
各鄉區圖之役伍各就其鄉井之中自爲修救

高鄉則濬溝渠深闊而旱魃不能災低鄉則修
圩岸高厚而陽侯不能祟役不離鄉民各自爲
世世相承浸深浸厚以歌豐穰而成富庶不知
命惜何年始生蠹弊有水利積胥奸宄百出而又一
收聖種市棍刁猾號曰泥頭爲之包攬侵冒工食遂
與積胥朋謀通計合爲一家一體先將各區各
圖水利之役紛然散派令不得守其本鄉以開
泥頭包攬之門如高鄉之塘長里長則自捨其

久涸之溝渠而偏派以隔區寫遠之圩塘低鄉
之塘長里長則自舍其久倒之圩岸而偏派以
隔區寫遠之河壑夫蚩蚩之民亦各自戀其鄉
井而且俵俵于適途安能裹糧而前以走數十
百里之外而奉公家星火之令正號慟驚魂無
可如何而神奸泥頭方且乘其苦而爲之承攬
于是塘長派之里長里長斂之人戶人戶多賣
子鬻身以供包役包役餽銀于塘長塘長乾沒

再輸于泥頭而泥頭入已夫銀入泥頭之時則已爲河工圩工畢事之日矣何也泥頭旣攬得銀則與胥役輩灌輸分受故今年記工明年停閣萬不得已而開河則不過剷去岸草增高樣墩而河之闕塞如故萬不得已而築圩則不過撈起淤泥略塗岸面而圩之傾頽如故有一墩而今年築明年又築終于不築一溝而今年開明年又開終于不開積至于今日則高鄉已無河渠低鄉已無圩岸無河渠故近者三十五年之旱則東鄉百里枯焦而斗水百錢寸草不長無圩岸故昨者三十六年之水則西鄉萬井烟銷而顆粒無收民爲溝瘠雖有廉能之官精明之長率見爲相仍故事而莫知其窟穴之所繇藏民事之所繇蠹則豈可不爲改絃而任其一往不返以致東南之陸沈也哉惟望先行各府州縣諭各區圖細造水利書冊高鄉則逐項開

載本圖附近某大河應與某區圖協開若干丈
尺本圖通潮活水溝漚幾條名某名某本圖自
該照里甲田畝不問傍河腹裡一體分段開濬
若干丈尺底闊若干丈尺面闊若干丈尺深若
若干丈尺低鄉則逐項開載本圖附近官塘應興
工區圖協築若干丈尺底廣若干丈尺面廣若干
丈尺高若干丈尺本圖圩岸戩岸應照里甲田
畝不問靠塘腹裡一體分段自築若干丈高若

若干丈尺底廣若干丈尺面廣若干丈尺并附冊
內載高低兩鄉相其地勢應築壩閘旱則內水
不出潦則外水不入亦一一具載以便挑築書
冊已定留貯府縣及申報院道永永遵行仍做
祖制于九月盡十月中農工已畢之際諭各區圖里
長塘長卽乘農隙刻日開濬挑築如初年先與
該區協開某大河卽自分開小漚初年先與該
區協築某官塘卽自分開築圩岸戩岸酌緩急而

均工力以定年次或三年五年爲一周增築開
深週而復始年年如是到三月中農工將興卽
諭各里塘具狀結得河工圩工一一如書冊所
載丈尺毫不虛報如有水旱枯焦衝倒以壞田
疇本役甘聽處治夫昔也民苦出鄉旁皇無計
至于鬻身命以投虎狼之喙而已田毫無救于
水旱今也民各自救役不出鄉不過自以畚鍤
舂杵自營本業而又無絲毫之耗費昔也東撥
西西撥東專以其搖亂無定之奸得藏其虛影
不實之弊而東西率至于兩傷今也高救高低
救低獨以其專一不分之力各畢其鑿鑿可據
之事而高低究至于兩利此卽三代鄉田同井
之制我疆我理之規故三吳有開濬吳淞江之
議苦於時詘難舉然舉之固爲神禹疏九河之
大功令各於本鄉整頓就疆而理亦是神禹盡
力溝洫之一法先使下流處處疏通稍待物力

充盈亟議開濬吳淞江以備三江入海之故道
則吳中尤為萬世永賴卽我

明亦屢厯

宸謨其效不彰彰較著哉

○陳仁錫治水約言

一設官始末并善後未盡事宜

永樂三年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佐以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

袁復陝西叅政宋性又

命僉都俞士吉齋水利集使講究以聞公首開崑山

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婁江復挑嘉定縣之顧

浦南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婁江入海又濬常

熟白茆導諸水于楊子江是時吳淞江闊一

百五十丈公之治七浦也因作斜堰障之分

其流于白茆自後決壞斜堰水遂改道云正

統五年

命巡撫侍郎周忱便宜處置公立表江心挑顧浦洩
之七年大水先是巡按何永芳

題革水利官公

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
修理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年
事竣此任人之效而水利官不可革明矣景
泰五年大水侍郎李敏知府汪澂復濬白茆
諸塘天順二年巡撫崔恭分吳淞江爲三段

崑山上海嘉定各董之浚舊江一萬三千一
百七十丈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松江專治蘇
松諸水利成化十年巡撫畢亨與知府丘霽
開吳淞江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弘治四
年五年七年大水給事中葉紳奏

請於

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一二員授以節鉞
會同撫按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爲山水

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道度其經費
然後大加濬治使下流得以宣洩于是徐侍
郎貫奉

專敕與主事祝萃同巡撫何鑑知府史簡先開長橋
入吳淞墾除江口民田并濬白茆港及斜堰
七浦塘東開鹽鐵塘西濬尤涇七里役夫八
萬八千三百六十是時六府並遵

上旨一同開濬崇明用其巨舟決海口壅沙說者猶
謂奉行非人輟事太速其止開南沙洪一派
之水尚若不支豈能又泄蘇松之水已而功
成一載岸果漸崩可不鑒哉往聞常熟知縣
楊子器議開湖漕請于水利郎中傅潮會子
器被

召郎中臧麟入奏開湖面二十五丈深四丈五尺
詔撫按相視知府林世遠恐妨田廬仍開白茆彼一
時精心講究不厭反覆乃爾隆慶四年巡撫

海瑞開吳淞江查舊蹟自王渡起至宋家港
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
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
六寸計工食六萬餘兩兼療饑民不兩月告
成徐文貞公階以是年拜相然亦嫌有司但
支目前未大備耳自水利官裁設不一或行
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設工部郎中專管萬
曆十五年奏

請特設副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以河南
副使許應達來董其事雖出帑金十萬故道
反塞吳淞至于斷流是與無人同耳故任官
急矣知人尤急昔葉給事之請節鉞大臣也
猶鄉紳之言也查牟都御史俸疏乞

敕大臣一員會同臣等處置則撫臣自言之而其不
能兼理可知矣無已專設御史如南京巡江
巡倉屯田三差可併者併之而以一員專督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水利
水利三年爲期有勞蹟擢陞京堂可也

一尋源委尋先手

正德十四年吳巖疏太湖亘數百里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繇三江入海是太湖者諸郡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所洩也如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也如吳淞江大黃浦蘇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又各有

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其中並入海此原委也歸太僕云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見沿江種蘆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是教其塞江之道也倘不專力吳淞是猶患腹之脹不求通利徒閉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古之三江其二不可攷僅吳淞一江仰接太湖又四十年不治矣此太僕時語今又數十

年江口涸而西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悲夫呂巡按光洵疏吳淞一工於蘇太
上未行先是李巡撫克嗣專治白茆而吳淞夏駕次
之海巡撫瑞專治吳淞而白茆次之李公功
則未終海公最爲有見蓋忠靖用元人周文
英之議舍吳淞事婁江不爲無利然以全湖
之水一婁江洩之其力惟怯自海公開吳淞
江數十年間雖有水災不爲大害一時隘口
支川無不就理公開江專以深闊爲主不計
水面丈尺最善今查如吳淞東段宋家橋真
如港諸處舟行澁甚吳淞上流寶帶長橋一
帶菱牧漁斲宜急治開吳淞宜併治七浦白
茆蓋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
湖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此二浦也至
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亦不可不議
近年頻遭水患吳淞治則荆溪上源亦宜措

置蓋橫塘百瀆上承洮隔二湖之水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水並注荆溪之勢直貫吳淞又吐而弗吞建瓴不可得也前人之語大都至和塘婁江可緩以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于吳江西北自爛溪注于太湖東北自秀州塘注于三泖黃浦若吳淞通利嘉興可無侵嚙初成化間葉給事紳疏云昔人于溧陽爲堰壩以遏其衝

于常州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松開江河以導其流惟入海之處潮汐易淤故前代極力濬治法久令弛致巨浸壅于中故道漲于外土民或堰而爲田築而爲圃此治吳淞江爲第一先手也常潤高于蘇蘇之東接海岸其地亦高蘇介兩高之間每大水西爲常潤之水所注東爲大海岸道所障苦瀦蓄不得通泄並湖三郡若常若湖若蘇蘇最下流下流

之水吳江吳縣爲入口嘉定之吳淞常熟之
白茆港太倉之劉家河爲出口惟長洲崑山
隸郡東界入口之水縱分旁溢凡數十大浸
皆受太湖之水渟泓充滿而後出于吳淞江
劉家河白茆港若然安得不困譬如咽喉絕
矣非一人一家之咽喉也可不懼乎此治蘇
州諸巨浸尤爲第一先手也

一設處錢糧

如夏忠靖公之

請倉廩三十萬石許副使之給

帑金十萬尚矣遠之有元豐六年蘇州開江兵級
八百人專治浦閘之例有政和六年差戶曹
趙霖合用錢米并辟置官司奏報急遞于內
侍省投進悉依御筆違者卽以違制論又遠
之有錢氏撩淺指揮之例置軍四部七八千
人故錢氏之功于江南最大而五十年不被

兵皆水政修明滂歸海旱歸涇也宋有天下
三百年命官修治凡三十餘蓋十年一興利
云其法禁人佔湖爲田恐洩水路故也張士
誠亦設爬沙之夫于白茆今不治幾百年可
不痛哉負擔小民至食一兩之貴粟且逾十
年而曾無變計可乎故西北急矣東南更急
也鹽急矣水利更急西北出孔也有出無入
東南入孔也上一出下百入上速出下速入
屯鹽不可卒復而水利興港瀆有港瀆之利
治尺寸獲尺寸之益何煩再計爲

- 一凡富豪承佃漲灘名曰蕩田報官給帖其利
高于田而所入稅僅一斗今宜倍其科以供
治河之費如沿江阻塞侵而爲田巡撫大臣
芟治之不必拘升科之利也
- 一海上無大患水陸官兵暫移河干爲河工可
一萬曆十五年後淘河夫銀可查

一萬曆七年巡撫胡公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單鶚水利書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資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今豈無其人乎倘大姓能舉行者聽奉

旨自行建坊

一宋朝修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賣承德郎將仕郎官告身各五十道今僧家多無度牒倣而行之可

一查近有納贖役銀寄庫者可助河工
一有司設法興修水利聽專督官特疏行取科道卽人才卽政事卽財用何憂不足

○陳仁錫圍田議

吳中水利乃

國家財賦之源生民衣食之本而今頻年滄沒頻年荒歉此曷故哉皆繇水道壅遏不能開濬之故也夫吳淞江橫亘蘇松二郡流長二百餘里

其次則白茆青陽等河震澤之水繇此入海嘉靖以前或部郎或府佐專督水利有時疏洩倘遇水災易漲易退低區不盡滄沒卽有凶年倉粟有餘尚可抵補邇年以來水利無專官萬曆丁亥年間治水許憲副雖曾具牒設處河工之費未竟而中止迄今六十餘年潮汐來往逆湧濁沙日增月累附近勢豪圍爲平田不知幾千萬畝矣卽以此升科抵補荒糧謂權宜之計耶

若當事者力主此議恐豪右不能無阻撓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必也治田乎夫治河不若治田而治田必先治岸蓋水田以圩岸爲存亡近年百姓罹水災之害家計空乏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圩岸俱爲烏有萬曆戊戌間本縣鄧父母設處官銀曾一修築而節遇水災十無一存故今之治田當以治岸爲先也所可恨者業主坐享田中之利而至于修築之費茫然不加之意

及使區圖塘長小民爲之夫塘長之役不過念
畝之家充之其家計幾何而况水利衙官需其
常例衙門書皂索其酒貲所費已不能堪若之
何而能辦此役也其必官大戶業主給工費與
佃田者協力而爲之可乎方今陰雨浹旬河流
暴漲工本之多成功之難比于先年尤甚也故
水利不可不及時修也

○陳秉忠開浚吳淞江事宜經費條議

松江府上海縣二十八九保居民陳秉忠等呈
爲冒陳吳淞開濬事宜并約計工料數目懇察
繁易緩急蚤施德政裕

國安民事竊照

國賦本乎農田農田賴乎水利夫榦河洩滂兼行
舟楫枝河積蓄專資灌溉但有淹塞致害耕耘
至吳淞江延袤西連太湖東出大海諸塘浦港
之行潦無不繇江爲腹尾因中段與蘇松二府

分境互紐北屬嘉定南屬上青唯苦潮沙一日
二汛漲勢洶湧急來緩去傍遭衝坍中受澱積
歷代屢修通暢不久又復壅淤昔蒙海都老爺

開濬

題疏內云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
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沾其利塞則六
府同受其害吊應天嘉湖等府各州縣錢糧協
濟幸得奏功後復設水利道許副使駐劄松江

首濬吳淞費帑數萬上煩下累利少害多反致

早槁潦滄田荒糧墮蘇松二郡父老垂首歎息

忠等探得此江利病之原議有興修枝幹之法

呈控憲天批府行縣勘議禍被工房吏書受占

佃江面賄寢閣七年民苦災困拋離將盡茲幸

院道牌行二府着同嘉上青三縣會勘議申用

銀八萬餘兩開照舊則深更加透但恐工煩銀

乏德政難施又奉憲文行建石閘永遏潮沙之

入使清水常滿候過潦啓閘無衝坍淀積之虞
忠等建議一冊量減省銀約四萬有零工在一
月可竟謹將繁易緩急逐段開註明白其易急
者先治繁緩者從容勿因繁悞易勿趨緩棄急
則

國計民生共沾恩造矣

計開開濬吳淞江繁易緩急各段總數

東自上海縣城北闊港口二壩地方起繇

西蘆浦曹家橋上澳塘新涇孫基港莊家

涇蟠龍塘接嘉定青浦縣屬高松塘儼儻

浦紀王廟樊將軍廟至西落劔坡對南岬

赤雁浦止共長九千八百五十七丈五尺

其上面之廣悉照舊額一十五丈兩傍老

岬爲定不必增減免派施工今議水面之

廣應在老岬二尺之下障灘之上以官尺

量闊一十二丈比之民尺闊有一十四丈

四尺下底之廣以官尺量闊七丈比之民尺闊有八丈四尺與今議建開口相若儘通蓄洩不必太過徒勞無益以面底併闊一十九丈摺作九丈五尺其間有淺深不等以逐段加深積算

土方共七萬四千八百一十二方每方用夫一十六工

夫工共一百一十九萬七千工每工工

食銀三分

共該工食銀三萬五千九百一十兩

半減深一尺六寸止用工三分之一該銀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兩

一應急濬工易之段

西自嘉定青浦縣屬赤雁浦起至東上海

縣屬新涇口止長五千五百六丈五尺據

上海縣志云吳淞江湮塞時太湖之水迂

迴宛轉多繇上海新涇返經于海勝國時

惟新涇爲要細思此段實應急濬洩西六
府不測之霪潦其間深淺不一約分四段

派算

西土方共三萬三千四百七十八方

夫工共五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八工

共該工食銀一萬六千六十九兩四錢四

分

第一段西自赤雁浦起至東紀王廟儼儻

浦止長一千六百一十二丈加深官

尺五尺比民尺深有六尺每丈積土

方四方七分五釐夫工七十六工該

銀二兩二錢六分

土方共七千六百五十七方

夫工共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一十二工

共該工食銀三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六

分

獨此段水深四五尺若使岸乾至底其
費倍加應候第二三段開完之日然
後翻段使水自竭民無煩遠挑且泥
土浮軟亦難施工暫可停緩令附近
農夫箠起浮泥田借培壅江亦漸深
挨至冬時撈洩便可省工食其濬新
涇橫柳肇嘉浜小虬江皆是分洩西
水注海之道

第二段西自紀王廟儼儻浦起至東莊家

涇長一千三百一十一丈五尺加深

官尺六尺比民尺深有七尺二寸每

丈積該土方五方七分該夫九十一

工二分該銀二兩七錢三分六釐

土方共七千四百七十五方五分五釐

夫工共十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八分

共該工食銀三千五百八十八兩二錢六

分四釐

第三段西自莊家涇起至東孫基港高墩

止長一千三百五十三丈加深官尺

七尺比民尺深有八尺四寸每丈積

該土方六方六分五釐該夫一百六

工四分該銀三兩一錢九分二釐

土方共八千九百九十七方四分五釐

夫工共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五十九工

二分

共該工食銀四千三百一十八兩七錢七

分六釐

第四段西自高墩起至東南岬屬上海新

涇北岬屬嘉定牧犢港長一千二百

三十丈加深官尺八尺比民尺深有

九尺六寸每丈積該土方七方六分

該夫一百二十一工三分該銀三兩

六錢四分八釐

土方共九千三百四十八方

夫工共六十四萬九千五百六十八工

共該工食銀四千四百八十七兩四分

一應次第緩浚工煩之段

西自新涇口起至東上海城北土壩地方

開港口止長四千三百五十一丈悉

如平陸今議加深官尺一丈比民尺

深有一丈二尺每丈積該土方九方

五分該夫一百五十二工該銀四兩

五錢六分

土方共四萬一千三百三十四方五分

夫工共六十六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工

共該工食銀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兩五錢

六分

此亦分爲四段銀倘未足可以次第興工

逐段疏濬

第一段西自新涇口起至東上澳塘口止

共長六百五十二丈

土方共六千二百三方五分

夫工共九萬九千二百五十六工

共該工食銀二千九百七十七兩六錢八

分算勾此銀先開此段

第二段西自上澳塘起至東蘆家橋蘆浦

止長一千一百九十八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十一方

夫工共一十七萬九千五十六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八

分

第三段西自蘆浦起至東徐公港關橋傍

共長一千二百六十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百七十方

夫工共一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

第四段西自關橋傍潘家洪起至東土壩

地方開港口止長一千二百六十丈

共土方共一萬一千九百七十方

夫工共一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

獨此段土壩地方開港向來湧入潮沙

夫之口受害最多歷來費帑勞民今治

土病之開應建于此口先要開完後可

開通若使二工並舉須銀一萬三千

兩缺亦可以暫緩且急淘江傍洛枝

上澳連三涇開港河塘川洪皆能引

水注江分流入海所謂借此衆口代

江宣洩用此一法則開江稍遲農田

亦半沾利

一應急濬枝河

新涇一道北通吳淞江南通蒲漚塘長一
千八百丈今議面闊五丈底闊三丈
加深八尺每丈積該土方三方二分
該夫五十一工二分每工二分該銀
一兩二分四釐

土方共五千七百六十方
夫工共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工

共該工食銀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

橫泖塘一道東連華亭青浦上海三縣之

蒲漚塘西連青浦城濠長五千丈今

議面闊五丈底闊四丈加深五尺每

丈積該土方二方二分五釐該夫三

十六工每工二分該銀七錢二分

小土方共一萬一千二百五十方

共夫工共一十八萬工

共該工食銀三千六百兩

小虬江接連黃泥浜西南通吳淞江東連

大虬江直出東段吳淞江應濬者共

長二千六百丈今議面闊四丈底闊

二丈加深五尺每丈積該土方一方

五分該夫二十四工該銀四錢八分

土方各三千九百方

夫工共六萬二千四百工

共工食銀一千二百四十八兩

已上三河共該工食銀六千六百九十

餘兩

一設處工食

看得役有消長人有高下獨田無動移開

通河道先利農田若今但云設處官帑民

役不言田上加派倘庫藏無贏免役有限

終成畫餅必將二者兼行眾輕易湊均須

均派蘇松州縣

前議提編五遞年內糧長免役一年納

銀公用目今舊者見充不全新者未

蒙編審更憐五年一替點派煩難

今應在各圖十甲排年內提編免役追

銀十年之內輪充辦糧分催一年民

當悅服一示願輸二府州縣約有平

米四百五十萬石各分承辦平米百

石者納出免役銀一兩辦有一千石

者納出免役銀一十兩除聽官田不

納亦可

共納免役銀三萬餘兩

可以借支
緩解者一

面徵
補之

田上加派每畝納銀一釐五毫亦在二

府州縣官民戶相助暫納不為永利

法既適均自然完速

共約加派田上銀二萬二千餘兩

應在各櫃上各官甲分催完額內

田上銀二萬二千餘兩

導河夫銀二府州縣每年約有三千餘

兩

共若干兩

濟農倉稻穀

共若干石

庫括無礙贖罪銀兩

共若干兩

一募召人夫

應在傍江附近嘉定上海青浦等縣之里

甲募召為便

三縣共約一千餘里每一里編有十甲

排年共有排年一萬甲每甲出夫四

名

每圖小塘長管夫四十名

每日用夫四萬在河開挑十日該夫四

十萬

甲三十日共夫一百二十萬若賴天晴不

一月江上可完○此用塘長泥夫俱

係有產之戶各保身家者食領官銀

視如已業不煩鞭朴速能告成

一枝河

水道爲農田之命脉今傍江枝河淤塞卽

吳淞大江開通水安從飛入應着坐區塘

長圩中得利人戶查照魚鱗圖冊逐坵計

畝出夫協力淘濬出工築岸可以禦防河

深蓄水可以救旱興工之日卽着信地巡

簡日兼監督夜勤巡緝更足弭盜安民

一石閘

閘座創修甚難須委用得人方能料理先

安預辦琢成堅石趁天氣晴和農事既畢
下安築基密實上安壘砌得宜務革一切
弊竇纔稱水利

一塘岸

官塘大路止蒲漚塘接連肇嘉泆東貫上
海城濠西串華青二治凡遇上司府縣經
臨官糧客貨裝載每因潮沙爲患屢濬屢
淤旣蒙各憲詳建石閘三座東來濁汎不

入西下清水常流官站民船早暮皆得穩
行不經外浦風險牽輓行役俱便農田旱
潦有備更不待言矣但新閘缺版舊閘半
圯不能遏蓄三河患害依然不改乞吊令馬
府縣呈卷應催原勘老人潘昇急追作修
治病設夫以時啓閉則農田利益無窮輓
路坦夷有賴

○陳繼儒濬吳淞江議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茗霅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于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繇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百四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成故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小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於是吳江常流長洲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等處無不水勢漫延受其殘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朴不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瀉故耳頃

皇上登極

召對時出禮部員外郎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行
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
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
專官責成不可非庶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僱
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
厥分棚不可又須巡行海忠介公布袍草蔬帶
星出入親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

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後事
可舉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
之東入故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
筲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筲矣日積一日
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
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退
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
請牌開壩衆錘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

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
銀米召募因救饑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潑民夫
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
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
有此大福否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

○沈幾東南水利議

一議興水利以阜安東南固根本以開百世之
利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南民命懸于水利水利要
害制于三江三江源委古今志載紛紜無定大
約南曰東江繇龐山至大姚分支出陳湖經樊
村蘆墟三白入澱山三泖合于黃浦江灣而入
海其道在長洲青浦上海之南中曰松江繇越
溪五龍出朝天金雞合陳湖沙湖經角直千墩
安亭四十二浦至吳淞所而入海其道在崑山
嘉定之南青浦上海之北北曰婁江繇鮎魚口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合運河諸水經婁關至陽城湖分爲白茆劉家
二港而入海其道在長洲崑山太倉之南之非
常熟之南之東斯則禹貢所稱三江旣入震澤
底定者是也自海塘障而東江湮止二江受全
湖之水宋元及

國初之所以有水患也然猶有二江也夏忠靖周
文襄治水後太平百餘年至嘉靖之季而松江
因塞矣嘉靖壬戌諸年之所以多水患也海忠介

公起而受符治之未及半而松江之士夫齟齬
焉謝事去萬曆己卯諸年之愈多水患也然猶
有半松江全婁江也自庚辰來五十年間松江
以半開而易塞婁江以全身而半塞是以半江
受全湖之水十年九湮夫奚疑哉請先言婁江
夫水勢必趨東南婁在太湖東北而水全趨之
者其故有二一者地近北爲唯亭南爲角直皆
相去于湖不五十里而潮汐通焉呼吸相接地

近則趨從其便也二者勢迫兩江既塞無從分派全身趨婁其勢重其流愈急從其迫也若然則婁之所係大矣而水利之官空設開濬之策不講者士夫爲之碍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雒瀆唯亭經徵里至崑山繇喬子抵太倉而入劉河者上官所耳目以爲婁江故道而非也此婁江之最平穩處故治以爲官道而險不在焉險在北爲陽城連亘百餘里而走白茆塘南遮松江之半身連亘四十餘里其廣者可百餘丈狹者可十四丈而走安亭漳浦其大凡也而至廣至狹不與焉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約一升之水泥沙二合潮退漸平未勢緩弱泥渟水去日漸一日泥壅沙浮河身高淺小民射利傍岸所在種菱蘆菱蘆既生泥沙藉之可以安立不三三年可種菱藕菱藕衍蔓泥沙愈凝不三四年可種苗稻築爲外圩照前漸擴平民如此爲

人告發無種之田勢不能存獻賣士夫士夫受
之通賄吏書陞科輕糧田則斗則蕩則陞科填
入縣總以補攤荒士夫得爲世業傳之子孫縣
中入之版籍例同正額而不知河之百餘丈者
漸爲數丈十四丈者漸爲二三丈平時不覺迨
至夏雨時行水勢一漲急不得瀉膏腴之壤盡
爲巨浸直須與耳以前所陞之毫末易所湮之
鉅萬以千百家之受利易萬姓之災荒其利害
易知而士夫爲子孫計徂目前之利聽臧獲之
言必不肯棄此茭蕩爲軍

國大計也故曰白茆開利歸于蘇而阻撓者必蘇
之士夫也其次言松江夫水勢趨東南其正脉
也而入海之道稍遠既合東江之水河浦最多
最大汪洋浩渺不復可治官道所以驛傳借路
嘉興其中水勢既盛蓄洩甚難而松江泥沙同
于嘉興其味鹽鹵其質細重易于凝滯結爲原

壤松民不知取利目前青秕花豆在在而是向
之河身已架高屋樓房起爲墳墓嘉定以南華
上以北一望平蕪棄舟縱馬百里之中不聞舟
楫此豈尾閭之地所宜旦夕有者顛倒地脉逆
害陰陽何怪乎連年地震颶風霖雨海波逆流
海塘橫圻千山之木一暮盡拔哉請以易耳目
者以一例餘吳江長橋浙直孔道凡有軒車無
不駐節試觀長橋之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
勢古人爲此苦心極慮觸目可思而間有貪利
者東西占爲茭蘆數百頃漸填爲平壤架爲市
房又數頃矣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
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爲患士民屢屢具
呈貪者執不肯行寧兩府全荒不恤也又近之
而一縣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本戶所荒百千
餘畝子粒不存又不恤也而止顧此尺寸之利
罔念滔天之害癡愚之感一至此哉觀此一處

例知萬情故曰淞江之開利歸松江而開之有阻撓者必松江士夫也

高皇帝遣信國公湯和築修海塘金牌寶劔便宜行事豈非洞見數百年後必有今日預爲榜樣以詔後來耶水利之不可不講也自東南及西北無不急矣顧時勢所囿物力所制審其緩急難易以定先後則開中江最要中江卽吳淞也居松江之上流蘇州之下流蘇州之上流婁江不

能盡瀉松江之上流黃浦不能盡瀉積雨連綿之後太湖水勢湧發耕種失時錢糧無出卽請蠲請賑請折修岸修圩皆補苴之術矣風水地脉之饒舌錢糧匱乏之疑慮皆將聽禍福休戚于天自托于中醫不服藥而已言及真可浩歎濬吳淞以開水利修海塘以塞水害棄小利而捐情面久任責成權無旁撓仰體

聖天子清問至意是在今日之當事者矣

聖天○嚴衍開吳淞江議

東南之水滙于太湖太湖之水洩于吳淞太湖
口東海腹而吳淞咽喉也咽喉塞則口不能納
物于腹而身病矣此吳淞江之所以不可不開
也但議開不難開爲難不得人不開不得財不
開不得法不開此議開者唇欲敝而築室仍在
道旁也愚以爲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前則難
議開于今日則易何也往者波濤洶湧勢如奔
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岸水費
不下三五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
今則洶湧如奔馬者俱成平地中間止存一線
水路卽潮上時可躍而過殆與無江同如欲開
濬則築壩岸水便可省一二千金較之洪流瀕
洞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胼胝無能
使通江之水盡去而可施畚鍤之功也倘此一
月之中陡值靈潦則旋岸旋滿旋滿旋岸又不

知費幾多工力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力一未
施工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故曰此江議開于
五六十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
而欲鑿平地爲深江則其功力多寡奚啻十倍
于前而何云今日反易吾嘗叩諸耆老其言曰
此江湮塞以後太湖水壅絕不下瀕湖諸邑固
竝受害而江邊之田亦旱乏灌溉水無宣洩民
生憔悴已極矣旣欲開江期于西瀉湖水東蘇

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舊時江面廣五十丈
今日

國用匱缺錢糧無措民力凋敝往役難支莫如止
開十丈或七八丈苟能永永通水不塞自足以
洩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其膏矣今日權
時救急之策無過于此更有說焉濁潮不止清
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焉知今日之所
謂十丈七八丈不漸爲後日之二十丈三十丈

以至于復五十丈之舊觀乎此小借民力全用
水力日夕而成川其法安在曰清水不下皆繇
吳江縣長橋之壅沮湖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
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矣盍倣單蘇二公之
論以疏通湖尾湖尾通則江口利而清水寧不
下乎如欲使濁潮不上非江尾設閘不可江尾
者非江之大尾闊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耳
古者吳淞水盛春申君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
水于三泖人遂呼之爲黃浦黃浦旣開江水遂
從浦中南行入泖而西路之江遂塞其塞處名
宋家渡今當于宋家渡設一閘潮去則開以洩
西來之清流潮來則閉以拒東來之濁湧則此
江永無澱淤之患矣然猶未也

朝廷苟能俯採芻蕘我能不費官帑分文不起民
間一夫而江自開閘自建請詳言之此江自宋
家渡以東勢尚浩瀚無容開也自黃渡以西亦

不失故迹不必開也其湮塞處自黃渡之東宋
渡之西計其遠近不過三十里耳三十里其長
有限非人力所不辦況以舊日江面計之闊處
不減五十丈隘處亦不減四十丈今止開十丈
爲河面則兩湍餘地尚存四十丈或三十丈皆
茂蘆叢莽久爲豪家專利姑計三十里之長五
十四十丈之闊其爲田殆不下二三萬畝畝收
其稅三錢歲將及萬金如是積之三年則三萬
金積之五年則五萬金以此五萬金乘農隙之
時而募貧民爲傭力約萬金開十里以三萬金
開三十里不築壩不戽水晴則興工雨則歇作
願者執役否者勿強其施爲次第自西而東從
黃渡有水處爲始進尺則尺進丈則丈不取辦
于一時不苟且于目下務求深一丈五尺而止
閘之設以兩重爲要閘岸卽築廨宇置閘官一
員閘夫五十名以司啓閉之司江道旣通兩湍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餘地尚不減一二萬畝仍歲收其租以充官吏
祿廩修膳解宇諸費用之不盡又歲歲借以爲
濬導之資則此江將日深日廣而三吳終免水
患此謂以吳淞治吳淞不傷財不害民可久之
術也予服其言爲作開吳淞江議

王煥如曰嚴衍此議于疏濬最爲便易但
曰不費一錢江面少斂或亦鑒當事之畏
難有激爲此言乎物力恐必須措置師其
意而約爲用使往日汪洋之體不失尤盡
善乎總之欲望興舉上下需人爲急

○周永年請止長橋占湖架屋議

國子生周永年呈爲水道宜通不宜塞馬路宜
存不宜廢懇禁將來營造漸還夙昔規模事竊
照吳江依郭垂虹蜿蜒俗號長橋古名利往處
左江右湖之上在昔極目汪洋介縣治學宮之
間于今四脉通達一自水積浮沙漸乃人規厚

利或成圍而築岸水路俱蝕于圍中或架屋以
排空橋門悉藏于屋底邇且橋形已失畔岸水
面都變桑田不惟湖流有咽塞之虞東逝者轉
迴南注抑亦縣市無膏澤之潤環遶者慨病乾
枯大而妨東南水利江湖久被其澱淤小而失
埤塹規形膠鬻莫挹其靈秀歲臨乙亥時屆元
宵回祿爲災橋北塊竝成煨燼室廬旣燬城東
門稍覩空明縱未頓去坵塍以需濬鑿之大舉
豈可重添屋宇若視佔佃爲固然向因水政不
修故火德代其開闢今若木妖不作將金穰堪
必豐登況通江大道最忌蘆梗違時曾設撩清
至近城有路應聽馬馳遇警不免撤屋卽前此
丈量之役浮漲亦科租而不科糧茲適構焚毀
之餘橋梁宜盡虛以期盡復永年生長江鄉旣
與桑梓共憂患佐修郡乘偏于故實知考求爰
因感時以抒懷遂忘出位而言事伏乞俯念澤

國何繇成陸深思滄導早冀施工或刊榜于城
闈或勒石于橋柱特懸嚴禁預絕新增地方幸
甚人物幸甚



